



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”

□刘水 文/图

下雪了，院子里一片辉光。我盼了一冬，又呼吸了几天雾霾，突然看到雪，“胸中尘土都消却”，眼前和心里一下变得豁亮起来。

雪花像柳絮一样飘着。经过仰圣街时，我发现岱庙古城墙剥蚀的青砖上、角楼金黄色的琉璃瓦上，都贴了一层斑驳的雪；顺着城墙看去，一层层墙砖就像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的条条射线；长在砖缝和墙基石缝里的地黄，深绿的叶子被裹在雪中，一副惬意的样子。我抬头，山苍苍茫茫的，能看见淡墨一样的影子，氤氲的雪雾又在酝酿着什么样的美景和诗意呢？

“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师……至于泰安。”下雪天，我在泰山脚下重温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，好像看见惜抱先生正冒着风雪、贴着岱庙的墙根，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。一场雪，消弭了差不过二百多年的时光，我想请他驻足，询问他在山阴看雪中齐长城蜿蜒于崇山之中时，有怎样的感怀？他也向我打听，那位“笃学好古能游览”的聂剑光，他的山居到底在哪里？

聂先生曾“穷山水幽阻处，采古今金石文”，历时三十载，四易其稿，撰写了一部四万字的《泰山道里记》。姚鼐为《泰山道里记》写序，称这本书“考订古今皆详核可喜”“每与余意合，而辨正尤起人意”。这次寻访，姚鼐见到了聂剑光。那年春节，姚鼐是在泰安过的；正

月初四，聂剑光陪他一起去了灵岩寺。

“道中迷雾冰滑，磴几不可登。”姚鼐也是在这样一个雪天登泰山的。上到山顶，他看到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，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。”山顶“雪与人膝齐”，他在日观亭等待日出，“大风扬积雪击面”，脚下是云海茫茫，一个个山头像骰子一样冒出来。他看到了日出，“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，动摇承之”，有人说那是东海。

一个人与一座山的相遇，是一种相互成就，彼此相得益彰。没有泰山的雪，就不会有姚鼐的文，有了这篇文章，这位惜抱先生才会从历史的迷雾中脱颖而出，不会被人遗忘。

一座山从洪荒中走来，年年为雪白头。它一直在等一个人。唐玄宗泰山封禅遇雪，留下了《登封喜雪》的诗句：“委树寒花发，萦空落絮轻。朝如玉已会，庭似月犹明”。随行的卢照邻是“初唐四杰”之一，在《登封大酺歌》中，他也为我们留住了那场从大唐天空落下的雪：“日观仙云随风辇，天门瑞雪照龙衣。繁弦绮席方终夜，妙舞清歌欢未归。”终于，姚鼐来了，那句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”，才真正让泰山的雪为世人所知。

山，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人，他会把“山之情状，景之变态”裁剪成不朽的诗篇。



本版图片均为泰山极顶冬日风光。

天下泰山

泰山晚报

◎责编/杨楠 美编/李睿智 审读/马晓艺
© 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